

BING XIN'S SHORT STORIES



冰心小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

BING XIN'S SHORT STORIES

冰心小说

世 纪
文 存



10

特邀编辑 素 风

责任编辑 曹 洁

封面设计 梁 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心小说/冰心著;乐齐,郁华选编.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4(2001.7重印)

(世纪文存丛书)

ISBN 7-5339-1386-8

I. 冰… II. ①冰…②乐…③郁…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493 号

冰 心 小 说

乐齐 郁华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5 字数 270 千字 印张 10.875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39—1386—8/I·1238 定价:(精)22.00 元

前 言

冰心毕生创作小说七十五篇，本书选收五十三篇。从写于一九一九年九月的《两个家庭》到一九八八年八月最末一篇《干涉》，时间跨度整整七十个年头。

以“问题小说”而名噪五四文坛的冰心，时代浪潮把她冲出家门和学校，使她看清了自己“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与呻吟，有压迫与呼喊……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冰心的“问题小说”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社会黑暗问题。冰心的问题小说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作了尖锐的批判揭露，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成名作《斯人独憔悴》斥责军阀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卖国媚敌的罪行。《去国》描写留美归国的青年英士，准备为国家贡献青春，但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恶浊，把他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理想撕得粉碎，只好忍痛再度离开祖国。《两个家庭》中的陈华民与英士经历相似，再加上不良的家庭环境，使他忧患成疾，郁郁而死。这些问题小说直接揭示了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腐朽与反动。

其次是妇女问题。冰心以博爱的胸怀，对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被压迫、受凌辱者，特别是受苦最深的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注。《最后的安息》控诉了童养媳制度的残酷，被虐致死的翠

儿，就是这个丑恶而畸形制度的牺牲品，是旧中国广大劳苦妇女受践踏遭迫害的缩影。《庄鸿的姊姊》中的主人公虽然才华出众，但在贫穷生活的逼压下，聪明才智遭到压抑扼杀，最后忧郁死去。《秋雨秋风愁煞人》写一群女中学生，有的被疾病折磨而死，有的被迫嫁给富家子弟，当了自己厌恶的“少奶奶”，封建家庭窒息了她们的理想和抱负，从而饮恨九泉。《是谁断送了你》更直截了当地提出，断送年轻怡萱小姐生命的，正是万恶的封建礼教。这些小说悲愤地谴责了封建制度从肉体到精神对女子的戕害。女作家以一个觉醒了的女性的敏感，对摧残迫害妇女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婚姻，作了严厉的裁决，展现了妇女争取自由平等，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压迫，摆脱封建束缚的愿望和理想。

其三是反战问题。处于军阀割据、战乱不断的时代，冰心用反战小说反映了民众憎恨战争、渴求和平的心愿。《一篇小说的结局》描写老母渴盼儿子回家团聚，但儿子却已战死沙场。《三儿》写一个拾荒孩子因捡拾旧弹壳而被士兵击毙，显示了战灾兵祸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一个军官的笔记》描写一个原想报效祖国结果上当受骗的年轻军官，最终发现自己是在为“军阀的走狗”卖命。《一个兵丁》中那个普通士兵因战争而背井离乡，在渴念家乡的儿子，把自己丰厚的父爱全部倾注在每天从他岗哨前路过的那个小学生身上。不久驻地调防，连这点爱的寄托也失掉了。《鱼儿》谴责战争的流血和杀人。这些反战小说，抨击军阀战争的罪恶，渴求互爱和平。

其四是青年问题。以青年学生为题材的问题小说，描述了青年们的抗争与烦闷。在冰心笔下，那些青年们的反抗往往软弱无力，其结果不是放弃斗争，对封建家长低头屈膝（《斯人独憔悴》中的颖铭兄弟），就是自暴自弃，含恨病死（《两个家庭》中的陈华民）；不是黯然出国，一走了之（《去国》中的英士），就是投水自尽，皈依自然（《月光》中的维因）。对于这些青年，冰

心常常以“美”和“爱”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著名小说《超人》中的何彬，深受尼采思想影响，悲观颓唐，厌恶人类；但最后也在“爱的哲学”和母爱的感召之下，幡然悔悟，走上热爱生活之路。《超人》之后的《烦闷》和《悟》是冰心描写母爱的三部曲。后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原来也都是对现实不满，用厌世和恨世作为反抗的手段；但最后都在“爱”的呼唤声中，对人生由厌而喜，对人类由憎而爱，对现实由反抗而妥协。他们历经的反抗——苦闷——爱的归宿，构成了冰心问题小说中青年学生思想发展的共同道路。他们的结局都是爱战胜了恨，善战胜了恶，美战胜了丑，光明战胜了黑暗，表明了冰心对于爱和真善美的执著和追求。

进入三十年代，由于国内阶级和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一向高歌“爱的哲学”的冰心，正视血淋淋的现实，直面惨淡的人生，她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当时所写三篇小说，就是这种变化的折射。

《分》写于一九三一年。产房里两个新生儿：教授之子一生下来就被“爱”包围着；屠夫之子却因父亲年关躲债，不能前来探望，而母亲出院后，必须马上当奶妈，用自己的乳汁去哺育阔人家的少爷，而自己的儿子只能跟着祖母，靠米汤、糕粉喂养。小说提出：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所谓平等的母爱是不存在的，普遍的、超现实的爱，是不可能的。第二篇《冬儿姑娘》是《分》的姐妹篇，冰心把眼光投向下层劳苦大众，衷心颂赞这位“傻大黑粗”、粗犷泼辣、充盈着阳刚之气的北方女性。还有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对一群无聊、庸俗、做作、空虚的社会寄生分子——“光吃不做事的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厌恶与憎恨，作了无情的谴责和鞭挞。这与早期问题小说中的敦厚柔情、温良恭俭形成鲜明比照。

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小说集《关于女人》，表现了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妇女的崇高品质和伟大精神。冰心既描写了自己生活圈子中的知识阶层的女性（如本书所选《我的母亲》），也把创作触角伸向劳动者（如《我的奶娘》、《张嫂》）。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环境和深重的民族苦难，在书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五六十年代，冰心写过不少儿童文学，其中最有名的《小桔灯》，反映了国统区人民的英勇斗争。小女孩用桔皮做成的小灯笼，放射出的虽是淡淡的“朦胧的桔红的光”，但却冲破黎明前的阴沉与黑暗，使人感到“眼前有无限的光明”。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冰心晚年写下百万字的著述，其中包括短篇小说六篇。这是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续篇，篇篇都提出了切要的社会问题。《明子与咪子》写人与动物的沟通与关爱。《干涉》批评子女对父母黄昏恋的粗暴干涉。《万般皆上品……》与《落价》，讥评社会上泛滥的“读书无用”、“知识贬值”以及“向钱看”的邪气歪风。还有三篇以美籍华人回国探亲为题材。《空巢》写梁教授目睹国内老友家庭和美、老境欢愉的景象，对比之下，自己在海外物质享受虽好，但却缺少天伦之乐，没有爱，没有温情，家宅虽然豪华，却只不过是一个寂寞冷落的“空巢”而已。《桥》的女人公有感于祖国的巨变和故乡人际关系的淳朴和谐，因而立意要把自己作为一座“桥”，来沟通中美文化和感情的交流。《远来的和尚……》对比两种不同的留美学生：一是不图回报，全身心奉献给中华母亲；一是迷恋美国生活方式，偶一回国却出风头。小说对后者作了轻微的讥讽。这些新时期的问题小说，更使冰心这位世纪老人，声誉鹊起。《空巢》荣获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者为自己七十年的小说创作，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林乐齐

目 录

两个家庭.....	1
斯人独憔悴	10
秋雨秋风愁煞人	18
去国	30
庄鸿的姊姊	41
一篇小说的结局	46
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	49
最后的安息	52
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	61
一个兵丁	64
一个奇异的梦	66
一个军官的笔记	69
是谁断送了你	73
一个忧郁的青年	77
三儿	80
忏悔	82
鱼儿	85
国旗	88
超人	90
月光	96
海上.....	100

爱的实现·····	103
最后的使者·····	107
离家的一年·····	111
一个不重要的军人·····	123
烦闷·····	126
遗书·····	135
寂寞·····	154
悟·····	165
六一姊·····	180
别后·····	186
剧后·····	199
姑姑·····	203
第一次宴会·····	209
三年·····	218
分·····	223
我们太太的客厅·····	232
冬儿姑娘·····	250
相片·····	255
西风·····	270
我的母亲·····	282
我的奶娘·····	287
张嫂·····	292
空屋·····	296
无题·····	303
小桔灯·····	307
空巢·····	310
明子和咪子·····	318
桥·····	322

万般皆上品	328
远来的和尚	330
落价	333
干涉	335

两个家庭

前两个多月，有一位李博士来到我们学校，演讲“家庭与国家关系”。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又引证许多中西古今的故实，说得痛快淋漓。当下我一面听，一面速记在一个本子上，完了会已到下午四点钟，我就回家去了。

路上车上，我还是看那本笔记。忽然听见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叫我说：“姐姐！来我们家里坐坐。”抬头一看，已经走到舅母家门口，小表妹也正放学回来；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必定说一两段故事给她听，所以今天她看见我，一定要拉我进去。我想明天是星期日，今晚可以不预备功课，无妨在这里玩一会儿，就下了车，同她进去。

舅母在屋里做活，看见我进来，就放下针线，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一面笑说：“今天难得你有工夫到这里来，家里的人都好么？功课忙不忙？”我也笑着答应一两句，还没有等到说完，就被小表妹拉到后院里葡萄架底下，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要我说故事。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来，就笑说：“古典都说完了。只有今典你听不听？”她正要回答，忽然听见有小孩子啼哭的声音。我要乱她的注意，就问说：“妹妹！你听谁哭呢？”她回头向隔壁一望说：“是陈家的大宝哭呢，我们看一看去。”就拉我走到竹篱旁边，又指给我看说：“这一个院子就是陈家，那个哭的孩子，就是大宝。”

舅母家和陈家的后院，只隔一个竹篱，本来篱笆上面攀缘着

许多扁豆叶子，现在都枯落下来；表妹说是陈家的几个小孩子，把豆根拔去了，因此只有几片的黄叶子挂在上面，看过去是清清楚楚的。

陈家的后院，对着篱笆，是一所厨房，里面看不清楚，只觉得墙壁被炊烟熏得很黑。外面门口，堆着许多什物，如破瓷盆之类。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廊子上有三个老妈子，廊子底下有三个小男孩。不知道他们弟兄为什么打吵，那个大宝哭的很厉害，他的两个弟弟也不理他，只管坐在地下，抓土捏小泥人玩耍。那几个老妈子也咕咕哝哝的不知说些什么。表妹悄悄地对我说：“他们老妈子真可笑，各人护着各人的少爷，因此也常常打吵。”

这时候陈太太从屋里出来，挽着一把头发，拖着鞋子，睡眼惺忪，容貌倒还美丽，只是带着十分娇惰的神气。一出来就问大宝说：“你哭什么？”同时那两个老妈子把那两个小男孩抱走，大宝一面指着他们说：“他们欺负我，不许我玩！”陈太太啐了一声：“这一点事也值得这样哭，李妈也不劝一劝！”李妈低着头不知道说些什么，陈太太一面坐下，一面摆手说：“不用说了，横竖你们都是不管事的，我花钱雇你们来作什么，难道是叫你们帮着他们打架么？”说着就从袋里抓出一把铜子给了大宝说：“你拿了去跟李妈上街玩去罢，哭的我心里不耐烦，不许哭了！”大宝接了铜子，擦了眼泪，就跟李妈出去了。

陈太太回头叫王妈，就又有有一个老妈子，拿着梳头匣子，从屋里出来，替她梳头。当我注意陈太太的时候，表妹忽然笑了，拉我的衣服，小声说：“姐姐！看大宝一手的泥，都抹到脸上去了！”

过了一会子，陈太太梳完了头。正在洗脸的时候，听见前面屋里电话的铃响。王妈去接了，出来说：“太太，高家来催了，打牌的客都来齐了。”陈太太一面擦粉，一面说：“你说我就来。”随后也就进去。

我看得忘了神，还只管站着，表妹说：“他们都走了，我们走

罢。”我摇手说：“再等一会儿，你不要忙！”

十分钟以后。陈太太打扮得珠围翠绕的出来，走到厨房门口，右手扶在门框上，对厨房里的老妈说：“高家催的紧，我不吃晚饭了，他们都不在家，老爷回来，你告诉一声儿。”说完了就转过前面去。

我正要转身，舅母从前面来了，拿着一把扇子，笑着说：“你们原来在这里，树荫底下比前院凉快。”我答应着，一面一同坐下说些闲话。

忽然听有皮鞋的声音，穿过陈太太屋里，来到后面廊子上。表妹悄声对我说：“这就是陈先生。”只听见陈先生问道：“刘妈，太太呢？”刘妈从厨房里出来说：“太太刚到高家去了。”陈先生半天不言语。过一会儿又问道：“少爷们呢？”刘妈说：“上街玩去了。”陈先生急了，说：“快去叫他们回来。天都黑了还不回家。而且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处。”

刘妈去了半天，不见回来。陈先生在廊子上踱来踱去，微微的叹气，一会子又坐下。点上雪茄，手里拿着报纸，却抬头望天凝神深思。

又过了一会儿，仍不见他们回来，陈先生猛然站起来，扔了雪茄，戴上帽子，拿着手杖径自走了。

表妹笑说：“陈先生又生气走了。昨天陈先生和陈太太拌嘴，说陈太太不像一个当家人，成天里不在家，他们争辩以后，各自走了。他们的李妈说，他们拌嘴不止一次了。”

舅母说：“人家的事情，你管他作什么，小孩子家，不许说人！”表妹笑着说：“谁管他们的事，不过学舌给表姊听听。”舅母说：“陈先生真也特别，陈太太并没有什么大不好的地方，待人很和气，不过年轻贪玩，家政自然就散漫一点，这也是小事，何必常常动气！”

谈了一会儿，我一看表，已经七点半，车还在外面等着，就

辞了舅母，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起，梳洗完了，母亲对我说：“自从三哥来到北京，你还没有去看看，昨天上午亚茜来了，请你今天去呢。”——三哥是我的叔伯哥哥，亚茜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三嫂。我在中学的时候，她就在大学第四年级，虽只同学一年，感情很厚，所以叫惯了名字，便不改口。我很愿意去看看他们，午饭以后就坐车去了。

他们住的那条街上很是清静，都是书店和学堂。到了门口，我按了铃，一个老妈出来，很干净伶俐的样子，含笑的问我：“姓什么？找谁？”我还没有答应，亚茜已经从里面出来，我们见面，喜欢的了不得，拉着手一同进去。六年不见，亚茜更显得和蔼静穆了，但是那活泼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院子里栽了好些花，很长的一条小径，从青草地上穿到台阶底下。上了廊子，就看见苇帘的后面藤椅上，一个小男孩在那里摆积木玩。漆黑的眼睛，绯红的腮颊，不问而知是闻名未曾见面的侄儿小峻了。

亚茜笑说：“小峻，这位是姑姑。”他笑着鞠了一躬，自己觉得很不自在，便回过头去，仍玩他的积木，口中微微的唱歌。进到中间的屋子，窗外绿荫遮满，几张洋式的椅桌，一座钢琴，几件古玩，几盆花草，几张图画和照片，错错落落的点缀得非常静雅。右边一个门开着，里面几张书橱，磊着满满的中西书籍。三哥坐在书桌旁边正写着字，对面的一张椅子，似乎是亚茜坐的。我走了进去，三哥站起来，笑着说：“今天礼拜！”我道：“是的，三哥为何这样忙？”三哥说：“何尝是忙，不过我同亚茜翻译了一本书，已经快完了，今天闲着，又拿出来消遣。”我低头一看，桌上对面有两本书，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亚茜笔记的，字迹很草率，也有一两处改抹的痕迹。在桌子的那一边，还磊着几本也都是亚茜的字迹，是已经翻译完了的。

亚茜微微笑说：“我哪里配翻译书，不过借此多学一点英文就是了。”我说：“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诗‘红袖添香对译书’了。”大家一笑。

三哥又唤小峻进来。我拉着他的手，和他说话，觉得他应对很聪明，又知道他是幼稚生，便请他唱歌。他只笑着看着亚茜。亚茜说：“你唱罢，姑姑爱听的。”他便唱了一节，声音很响亮，字句也很清楚，他唱完了，我们一齐拍手。

随后，我又同亚茜去参观他们的家庭，觉得处处都很洁净规则，在我目中，可以算是第一了。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三哥出门去访朋友，小峻也自去睡午觉。我们便出来，坐在廊子上，微微的风，送着一阵一阵的花香。亚茜一面织着小峻的袜子，一面和我谈话。一会儿三哥回来了，小峻也醒了，我们又在一处游玩。夕阳西下，一抹晚霞，映着那灿烂的花，青绿的草，这院子里，好像一个小乐园。

晚餐的肴菜，是亚茜整治的，很是可口。我们一面用饭，一面望着窗外。小峻已经先吃过了，正在廊下捧着沙土，堆起几座小塔。

门铃响了几声，老妈子进来说：“陈先生来见。”三哥看了名片，便对亚茜说：“我还没有吃完饭，请我们的小招待员去领他进来罢。”亚茜站起来唤道：“小招待员，有客来了！”小峻抬起头来说：“妈妈，我不去，我正盖塔呢！”亚茜笑着说：“这样，我们往后就不请你当招待员了。”小峻立刻站起来说：“我去，我去。”一面抖去手上的尘土，一面跑了出去。

陈先生和小峻连说带笑的一同进入客室，——原来这位就是住在舅母隔壁的陈先生——这时三哥出去了，小峻便进来。天色渐渐的黑暗，亚茜捻亮了电灯，对我说：“请你替我说几段故事给小峻听。我要去算账了。”说完了便出去。

我说着“三只熊”的故事，小峻听得很高兴，同时我觉得他

有点倦意，一看手表，已经八点了。我说：“小峻，睡觉去罢。”他揉一揉眼睛，站了起来，我拉着他的手，一同进入卧室。

他的卧房实在有趣，一色的小床小家具，小玻璃柜子里排着各种的玩具，墙上挂着各种的图画，和他自己所画的剪的花鸟人物。

他换了睡衣，上了小床，便说：“姑姑，出去罢，明天见。”我说：“你要灯不要？”他摇一摇头，我把灯捻下去，自己就出来了。

亚茜独坐在台阶上，看见我出来，笑着点一点头。我说：“小峻真是胆子大，一个人在屋里也不害怕，而且也不怕黑。”亚茜笑说：“我从来不说那些神怪悲惨的故事，去刺激他的娇嫩的脑筋。就是天黑，他也知道那黑暗的原因，自然不懂得什么叫做害怕了。”

我也坐下，看着对面客室里的灯光很亮，谈话的声音很高。这时亚茜又被老妈子叫去了，我不知不觉的就注意到他们的谈话上面去。

只听得三哥说：“我们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觉得你很不是自暴自弃的一个人，为何现在有了这好闲纵酒的习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是什么，你难道都忘了么？”陈先生的声音很低说：“这个时势，不游玩，不拼酒，还要做什么，难道英雄有用武之地么？”三哥叹了一口气说：“这话自是有理，这个时势，就有满腔的热血，也没处去洒，实在使人灰心。但是大英雄，当以赤手挽时势，不可为时势所挽。你自己先把根基弄坏了，将来就有用武之地，也不能做个大英雄，岂不是自暴自弃？”

这时陈先生似乎是站起来，高大的影子，不住在窗前摇漾，过了一会说：“也难怪你说这样的话，因为你有快乐，就有希望。不像我没有快乐，所以就觉得前途非常的黑暗了！”这时陈先生的声音里，满含愤激悲惨。

三哥说：“这又奇怪了，我们一同毕业，一同留学，一同回国。要论职位，你还比我高些，薪俸也比我多些，至于素志不偿，是

彼此一样的，为何我就有快乐，你就没有快乐呢？”陈先生就问道：“你的家庭什么样子？我的家庭什么样子？”三哥便不言语。陈先生冷笑说：“大概你也明白……我回国以前的目的和希望，都受了大打击，已经灰了一半的心，并且在公事房终日闲坐，已经十分不耐烦。好容易回到家里，又看见那凌乱无章的家政，儿啼女哭的声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内人是个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应酬宴会，孩子们也没有教育，下人们更是无所不至。我屡次的劝她，她总是不听，并且说我‘不尊重女权’、‘不平等’、‘不放任’种种误会的话。我也曾决意不去难为她，只自己独力的整理改良。无奈我连米盐的价钱都不知道，并且也不能终日坐在家里，只得听其自然。因此经济上一天比一天困难，儿女也一天比一天放纵，更逼得我不得出去了！既出去了，又不得不寻那剧场酒馆热闹喧嚣的地方，想以猛烈的刺激，来冲散心中的烦恼。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不知不觉的就成了习惯。每回到酒馆的灯灭了，剧场的人散了。更深夜静，蹒跚归来的时候，何尝不觉得这些事不是我陈华民所应当做的？然而……咳！峻哥呵！你要救救我才好！”这时已经听见陈先生呜咽的声音。三哥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门铃又响了，老妈进来说我的车子来接我了，便进去告辞了亚茜，坐车回家。

两个月的暑假又过去了，头一天上学从舅母家经过的时候，忽然看见陈宅门口贴着“吉屋招租”的招贴。

放学回来刚到门口，三哥也来了，衣襟上缀着一朵白纸花，脸上满含着凄惶的颜色，我很觉得惊讶，也不敢问，彼此招呼着一同进去。

母亲不住的问三哥：“亚茜和小峻都好吗？为什么不来玩玩？”这时三哥脸上才转了笑容，一面把那朵白纸花摘下来，扔在字纸篮里。